

# 好人卢庆云

本报记者 高海涛

## 撑起运河景观「硬核」 用文化「内核」

刘伟

眼下，城市景观建设越来越多，尤其是大运河沿岸的园林建筑，无论是园博园、大运河公园，还是清风、朗吟、南川3座名楼，都称得上是运河岸边的硬核景观。说到硬核景观，笔者认为，北京陶然亭公园是一个可以借鉴的范例。

陶然亭公园是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园，规模适中，一步一景，曲径通幽，尽显园林建筑之美。漫步园林之中，又能发现文化古迹掩映其中。据说，公园名字是取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句“更待菊黄家酝熟，共君一醉一陶然”。公园中的慈惠庵更是创建于元代的古刹，一直以来，这里都是文人墨客聚会游览的地方。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，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进行革命活动，这里更成为一处具有纪念意义的革命遗址。一处陶然亭公园，城市园林美景与历史文化风韵相互辉映，让人流连忘返，“都门胜地”的美誉毫不为过。

由此，笔者不禁联想到，如能把与运河景观相关的文化内涵深“挖”出来，让文化“内核”去撑起运河景观的“硬核”，这样的运河景观也将会成为眼前美景看不尽、过后时时会想起的硬核景观。

首先，硬核景观规划应体现传统园林的建筑之美。自古以来，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就蕴含着天地之道，容纳着山水之美，因此在景观设计布局上，应体现建筑文化的精髓。以陶然亭公园为例，笔者在游览过程中发现，明明园林地方不大，却有景色看不尽之感，这源于景观规划设计上的巧妙构思与布局。在拾级而上的景色中，一处景色看似不远处即是尽头，走到方知，这是又一处美景的开端。

由于大运河转弯较多，岸边3座名楼的选址布局也暗合了“一景还有一景来”的园林建设理念。是否可以巧借地势，规划出“一楼过后，一楼又见”的游览路线，让行走岸上或是坐在游船中的游客，亲身体验一把这一建筑之妙。

其次，硬核景观需用诗的语言来“包装”和支撑。最近火热的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有一句台词说得很好，大意是：黄鹤楼虽已被战火摧毁，但只要黄鹤楼上的那些诗句还在，黄鹤楼就会永远存在。是啊，只要有“芳草萋萋鹦鹉洲，有晴川历历汉阳树”，就会有“烟波江上使人愁”的黄鹤楼，就会有“唯见长江天际流”的黄鹤楼。

同样，在千年大运河上，历史也给了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：“暮云连海岱，明月满沧州”“一船明月过沧州”等脍炙人口的诗句，也一样让大运河两岸的硬核景观，始终存在于在这片热土上生活的人们心里。这样的文化遗产多多益善，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挖掘、整理、总结，形成独属于沧州的“内核”。

另外，硬核景观还需把根植于百姓的运河文化包罗、容纳进来。硬核景观之所以硬，往往不在于它的曲高和寡，而在于其亲民、接地气。纵观历史，即便当时曾是“王谢豪门”，经过岁月的洗礼，也终将沦为“寻常百姓家”。

千年运河历史悠久，运河文化已经成为世代勤劳质朴的沧州人的文化底色之一。沧县木板大鼓就是极具地方特色的曲艺形式，现在，在运河边的清风楼里时有演出，老演员声腔高亢，小演员音色清丽，吸引着人们驻足欣赏。此时的运河岸边，清风楼、曲艺传承人、狮城百姓的心连在了一起。



边志明 摄



卢庆云照顾残疾小叔子金玉森30年。 祁晓娟 摄

吃。一天，卢庆云不好受，金玉会不在家。俩孩子又小，她到小卖部送饭。看到她来了，金玉森就喊：“给我去拿罐头，在那个西屋里。”卢庆云找了半天，也没找到。

“你什么也找不到，什么都干不了。”金玉森嗷嗷地一顿嚷，当着那么多人，卢庆云受不了了。丈夫回来后，卢庆云说：“我惹不起你兄弟了。”这还是卢庆云第一次告小叔子的状。

但善良的卢庆云知道，小叔子就是这脾气，心地还是很善良的。以后再嚷嚷，卢庆云都装作没听见。

卢庆云说：“两个儿子、媳妇、一个孙女金范婉，两个孙子金博文、金博扬，都不让我生气，也非常懂事。”一天，卢庆云被车碰了，16岁的孙子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打：“奶奶怎么了？碰得怎么样？”孩子知道疼奶奶了，卢庆云心里特别激动。一个人掉起了眼泪，那是激动的眼泪。

博文说：“奶奶，你说咱家净好事不？你评上中国好人，我妈妈的驾驶证也下来了，爸爸建筑资质证也考下来了，我考上了沧县中学，姐姐也考上了沧一中。”

卢庆云说：“孩子们让人省心，这对我是一种安慰，老了老了，得了个‘中国好人’的荣誉，这是金钱买不到的。我特别知足。其实，‘中国好人’有玉会的一半。”

### 三

金玉会说：“盖新房，花了3300元，24元一千块砖，给送到家。”

卢庆云说：“来到你家请了600元的账，盖上新房又拉了600元的账。”

金玉会当兵回来后，先是去了县机井队做了8年临时工，月挣38元，又到华生肉店当了9年合同工，开3部车，月挣54元。后来又回到运河区二生资给经理开了五六年车，再后来，在河间亚龙集团开大车。

金玉会说：“庆云不容易，伺候完癌症婆婆，又伺候残疾公公，又伺候大奶奶，最后还得伺候残疾弟弟。其实，那时大化招工有个指标，庆云有机会去上班，我与经理说，她一来，家里的病人就没人管了。几十年来，这是我第一次说，说出来，我轻松了许多。”

卢庆云一笑了之，说：“一辈子一晃到了这里，儿女们挺好的。媳妇、孙子孙女都特别孝顺，知足了。”

金玉会从小教孩子为人要忠实可靠，这样到哪儿都站得住脚。

金玉会4岁的一天，拿着一个玻璃球回家，家里没这种东西，知道他找小伙伴要的，金玉会就带上他，给人家送回去了。

开车最容易丢东西，这么多年，金玉会拾到过无数的东西，都给人家送回去了。那天，金玉会去办驾驶证，一个业务员喝醉了，把包放在他的车斗里。等到办完证，金玉会才发现车上有个包，包里有钱、有发票、有取货单，他通过包里行驶证上的名字与电话联系上失主。

金玉会说：“大人的行走坐卧，孩子都看着呢！”

父母的引导，让金玉森越来越喜欢帮助别人。2016年，他加入了沧州红心志愿服务协会。

金玉会说：“为人处世，自己心里先要平衡。跟着王红心出去，办的事儿都是好事儿，让人放心。人这一生得为社会作点儿贡献，不能只想着自己。人生下来，得有价值，回忆这一生，才会欣慰。”

卢庆云说：“我只是觉得对家庭作了一



做饭中的卢庆云。

点儿贡献。可是，全村的人都瞧得起我，人家拿着我可当回事儿了。人家有点儿小摩擦，就打电话叫我这个老姑过去解决。”

金玉会说：“我岳父话不多，说起话来有远见、掷地有声。有一次，我回家，亲耳听到他们父女对话，岳父说，玉会这个人，心地善良，办出来的事儿顾大局，以后错不了。”

卢庆云说：“我们一家，还遇到一个贵人，是他让我知道了任何付出都能滋养自己。”

这个人就是华生肉店创始人冯云升。那时，卢庆云与4岁的金玉森住在连个窗户门都不全的借来的房子里，门下方能钻进一个人来。冯云升看她们俩这样个样儿，常常把饭送到她们家。

金玉会跟着冯云升到各地收肠胚子，给各个销售点送香肠。一出来就他们俩人，每次，冯云升都会从家里带来一盒饭，里面有菜，有肉，送不出去的香肠，都给卢庆云家。冯云升说：“大嫂子，你别着急呀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肠子吃不完，晾起来，越干越香。”卢庆云说：“当时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要什么没什么，我端起这个饭，泪水涟涟。在我们最不行的时候，受人帮助，咱始终不忘人家对咱的恩情。”

人与人之间是需要相互帮助的。卢庆云说：“不但这些，过年过节人家还给孩子买新衣服，一买就是很多年。”

冯云升小时候也很穷，知道过穷日子不容易。

原来的苦，现在都甜了。

### 四

卢庆云是个啥样的人，金玉森最有发言权：“对我挺好的，这多少年了？30年了反正我搁下饭碗就不管了。到时候给送饭来，洗刷，都是我二嫂子。”

“70岁了，不能动20多年了。开小卖部时，我的饭、我父亲的饭，都是二嫂子送。‘别看二嫂子伺候着我，我脾气大，有一件小事不顺心，我就大嚷起来。有时

夏至那天，都傍晚6点多了，余热仍未消。

沧县大官厅乡赵官村72岁的村民卢庆云，点燃液化气，开始为残疾小叔子金玉森做黍黍汤。

30年了，只要金玉森说出想吃什么，卢庆云没有不给做的。

刚攥完最后一个黍黍，卢庆云的手机响了，是大儿子金洪松打来的。卢庆云洗了两把手，用毛巾擦了几下。一触手机，传来儿子激动的声音：“妈，祝贺您荣登中国好人榜！”

金洪松这个名字，是奶奶起的。卢庆云生他那年，公公腿脚不好，婆婆又查出了食道癌，原本贫困的家庭无疑雪上加霜。看着呱呱坠地的孩子，过了一辈子紧巴日子的奶奶给孩子起名“松”。金洪松在姥姥家住满月的第二天，奶奶就走了。

金洪松是沧州红心志愿服务协会秘书长，关注着“文明河北”微信公众号。他看到母亲荣登2023年第一季度“中国好人榜”的第一时间，就拨通了电话。母亲的上榜理由是：“照顾瘫痪在床小叔子30年的七旬好嫂子”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卢庆云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她深知，“中国好人”千金难买。虽然荣誉的后面是她一辈子的酸甜苦辣，可感觉特别欣慰。她没有辜负公婆、父母的意愿。作为一个普通村庄里普通家庭的女主人，虽然只是为自己的家庭做了一点儿事，却让国家知道了。

结婚后卢庆云才知道丈夫家非常特殊。丈夫哥儿仁，公公残疾，婆婆癌症晚期。她生大儿子还没出满月，婆婆就去世了。还有一个大娘婆婆，闺女在沈阳，每到过年，她就会接大娘婆婆到她家来，直到老人家离世。小叔子金玉森年轻时，腿脚虽然不利索，倒还能走，只是得拄着个叉子。公公去世后，她又承担起伺候残疾小叔子的责任。

那个年代不讲究爱情。卢庆云是沧县崔尔庄人，结婚时28岁，在家里娇生惯养，通过介绍，认识了相距二三十公里赵官村的金玉会。金玉会当兵复员，人正直，在沧州华生肉店开车。他们是在华生肉店结婚的。刚结婚那阵儿，她是甩手掌柜，公公家的事，她从来不管，也没想到要回赵官庄去住，反正家里也没有多余的房子供他们住。可是总住在华生肉店也不行。那时，公公跟小叔子住在三间土坯房里。

卢庆云还记得第一次回家，婆婆用小柴油炉子做饭，把一排蒜杆儿铺在一个洗脸盆上，上面再扣一个洗脸盆，那就是锅了。

看到这些，卢庆云感觉受了委屈，与丈夫闹起了别扭，走着回了娘家，可到了家又不敢说。

卢庆云的母亲脾气大，说不管家庭有多苦，不能赌气。父母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要给父母争气。

一路上，卢庆云边走边想，也想通了大部分。

### 二

19年后，公公去世了。

老人临去世前，把金玉会叫到床前：“我死了你弟弟怎么办？留下小三儿，你们管不管呀？”金玉会也没经过她同意，就把这事儿揽下了。开始时，卢庆云有些不认同，但不认同又有什么办法，小叔子还能去哪里呢？况且，丈夫已经答应了，她也得维护。

金玉森说：“嫂子，你要是说不让我跟着二哥，我就找点药水喝了！”

卢庆云说：“我也不向老伴儿身上捂灰。”就这样，一直照顾了30年，小叔子在床上瘫了27年，那时洪松和弟弟洪龙都还没结婚，今年孙子孙女都考上高中了。

生洪龙时，东借西借，卢庆云一家在菜园里盖起了四间新房。有一个大院，院里种的菜，够全家人吃了。后来，在院子南面盖起一间小房，让金玉森住。菜园子在村西，四周还没房子，不远处就是滩沱河。

卢庆云说：“我也有生气的时候，也有别扭的时候。但是现在也记不清了，一般情况下，我不直接跟小叔子冲突。他有脾气，脾气上来，说话噎人。他现在70多岁了，才没了脾气。不管怎样，既然接下了，就要管下去，宁愿委屈自己，也不能外待他。”

金玉森爱发脾气，对哥哥也是这样。一次，二哥看他打麻将时，多说了句，金玉森就嚷开了：“你别乱咋呼。”让二哥上不来下不去的。

卢庆云说：“洪松那年十五六岁，他爷爷去世后，我们给玉森开了个小卖部，洪松在沧州捎货，他盯摊儿。他白天看小卖部，晚上打麻将。有几次他白天去打麻将，小卖部的门儿都不锁，烟都让人家抱走了。”

卢庆云说：“公公觉得小叔子残废，又是小儿子，就惯出了这样的脾气。”每次卢庆云都是先给金玉森送饭，回来自己再